

白雪紛飛。

在空氣中飛舞的白色粒子並非冬季的雪花，而是愛神之樹的孢子飄散於空氣中。愛神之樹會襲擊人類、它的孢子會使人類成為感染者，這四年一次的播種應該會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觀光景點。

菲妮待在房內透過玻璃窗，看著外面那雪白的城市，心情頗為複雜。

這是她五年來，第一次這麼安心待在一處，也是頭一次親眼目睹眼前的景色。不怕物資不足存活，有需要會有人送過來、不怕被掠奪，因為有人會送飲食過來、不怕感染者闖入——因為她就在感染者的基地裡頭。

不是倖存者的基地，而是感染者的。

多麼諷刺……

菲妮不曉得就這樣看了多久，一個腳步聲在寧靜的空間響起，他不需要猜測來者是誰，因會在這裡會對她動手動腳的只有一人。沒多久一雙手從身後將她拉入懷抱中，勾起她的下巴強迫兩人對視：「在想什麼呢？我的小老鷹？」曇笑著，語氣中還帶點挑逗。

「……」真希望能夠直接叫名字，奇妙的專屬稱呼總是讓菲妮感到不自在，尤其這讓自己『像是自己屬於某個人』的想法更加強烈，有點小小的害羞……偏偏是對這個人，菲妮實在無法直視現在的自己。

當然這小小的舉動，怎麼逃的了曇的眼睛。尤其菲妮那白皙的皮膚根本無法藏住羞紅的媚態，大掌輕輕撫摸那漲紅的臉龐：「不說話嗎？想要我直接問妳的身體？」

下一瞬間，擁抱的手開始不安分地在菲妮身上游移，輕輕掠過的觸感令人發癢，使菲妮忍不住在曇的懷中扭動軀體。

「唔……我、我說……別這樣搔人家啊……」菲妮忍不住抗議，曇卻不會輕易罷手。將菲妮拉至床邊坐在大腿上後，像是摸上癮般不斷來回觸摸菲妮的身子，還能完整看到她因為這陣撫摸而帶來的表情。完全被馴服的菲妮沒有初到來時的反抗，乖乖任由曇在身上摸來摸去。

「我……我只是覺得……待在這意外的安心而已……比待在人類基地還安心。」

看似意外的答案卻又不怎麼意外的答案，當初曇就說了他們組織可是對倖存者保護挺好的。只不過有些任性的倖存者、有敵對意識的倖存者下場部怎麼好罷了，對感染者而言倖存者的身體可說得上寶貴。他意外的是，菲妮會認為這裡比人類基地好這件事。

「怎麼說？」曇似乎有點興趣的提問，手的動作反而只對菲妮那不斷扭動的身體有興趣一樣離不開，甚至解開那白色布料，讓裏頭豐滿的乳房出來透透氣，開始玩弄圓潤尖端的粉色果實。

——這是想談話該有的姿態嗎？

被這樣觸摸玩弄的身子慢慢起了慾火，有些難耐的看著曇，這人卻是一臉要她繼續說下去的模樣。即使發現身子底下多了突起物，菲妮也沒有主動提出要求，而是在上頭不斷扭著身子，與底下的物品磨擦。而曇也沒有制止，代表他默許菲妮在他身上尋求慰藉。

「嗯……我來時的這項圈……就是倖存者套上的……」

菲妮回憶著當時的場景。

原本，她就是基地裏頭的一員，當時的他憑著自己「似乎」學過防身術參加自願軍，與大家一起練習體術、刀術、槍擊、對抗感染者的方法……等等。有不少的人在那時候對她告白，但那帶有色情的目光實在讓菲妮感到非常不舒服，於是以「現在的世界沒有心思談戀愛」為由，將告白的人通通拒絕掉。

不曉得什麼時候，她被自願軍的高層看上，高層對她特別好，像是衣服的那些物資最好的都優先讓菲妮選，當時的菲妮並不曉得這件事。之後連該上前線作戰時，幾乎都要求菲妮待在安全的地方，這非常明顯的差別對待讓同樣是自願軍的女性們非常不滿。

在夏天到來的時候，見菲妮穿著清涼的模樣，高層似乎忍不下去了，強行要求菲妮貢獻肉體。她哪肯答應，卻被一旁同樣是自願軍的男性們抓住，強行戴上感染者的項圈。她忘不了那天她一左一右被壓制在椅子上，雙腿被強制打開，差點被強上的畫面。

繼續這樣下去，大概會成為眾人的性奴吧。男人們渴望她的肉體、女人們忌妒著她，沒有半個人會願意幫助她脫離險境。最後她利用牙齒狠狠咬上抓她的人，劇烈的慘叫迴盪在整個空間，在眾人失神的那一刻，奪去他們隨身攜帶的手槍再一腳將想上她的傢伙踹了，逃了出去。

他們稱菲妮是逃跑的感染者，用盡全力的追捕她。

自那之後，她非常不相信人類的基地，即使有人表示願意收留她，都覺得對方只是相中她的肉體罷了。直到五年後的現在，菲妮才比較不排斥性愛的事情，甚至還有些好奇而開始隨波逐流了起來，但成為多人洩慾的下場他還是敬謝不敏。

「……不過在這裡……我只屬於你的。」雖然一切都不是菲妮自願的，但成為曇的寵物反倒安全許多。原先還以為待在這裡最後也會差不多，就算一開始曇說了『成為他的專屬寵物』就不會有部下亂來，但菲妮遲遲認為最後還是會落到那種下場。

聞言，曇放下手上玩弄的動作，吻上菲妮那柔軟的雙唇，伸舌打開那緊閉的通道，將自身的唾液侵染菲妮的口內。覺得差不多後，離開菲妮的嘴，雙手向後一撐，曇直勾勾地看著坐在身上的人兒：「那麼我可愛的小寵物，是否該好好報答下妳的主人啊？」

「嗯呼……是的。」菲妮乖巧地離開曇的腿上，改像動物那樣的趴坐在床上，替曇解開褲子，將那腫脹的肉柱從中解放而出。

「我開動了。」菲妮張口便咬含上那腫大的柱體，像是品嚐美味的食物那樣大力吸吮著，靈活的舌頭舔弄著柱身。整個上上下下來回含入口腔中，口水的聲音發得滋滋作響。

曇非常滿意的看著菲妮的舉動，被調教完的她溫馴許多，他溫柔撫摸菲妮那一頭閃亮的金髮。無論怎麼兇猛的動物，一旦被馴服就像現在一樣，獅子獵豹成了大貓、狼像狗一樣，就連老鷹被馴養後也會乖巧可愛，如同現在正品嚐「餌食」的菲妮一樣。

「唔姆♥」感受到頭頂上的撫摸，菲妮忍隱著想要被進入的情慾，努力服侍她的主人。神智已經開始恍惚的菲妮想著，嘴會不會已經無法滿足曇了呢？有什麼可以滿足主人的舉動呢？最後菲妮捧著雙乳，夾著那被她口水染濕的肉柱開始磨蹭，舌尖抵著前端的馬眼開始逗弄。

「看樣子進步了不少嘛。」以往沒有的舉動讓曇更加得意，盯著菲妮用自己的乳房與嘴確實增加不少刺激，那夾緊的雙腿與翹高扭動的臀部他也沒漏看。原先還擔心時常接觸感染者的體液是否會免疫，看那發情的樣子依然對感染者的沒轍。

「……看人家進步的份上……可不可以要求獎賞？」

「我的小老鷹想要什麼？」像觸摸鳥禽類那樣，曇用一根手指撫摸菲妮的臉頰，聲音充滿了濃厚的惡趣味：「不說我怎麼會知道呢？」

「想要……主人的棒棒……」說的同時菲妮也沒有停下動作，而是用豐滿的雙峰擠壓肉棒來表達自己想要什麼。

「嗯，妳很棒。」明耳之人都曉的菲妮是在指什麼，曇卻故意挑錯重點，稱讚在他身上努力的菲妮。瞧，不開心的小寵物輕啄的強調模樣，表示著「才不是。」的樣子令人愉悅：「不然呢？話要說清楚啊」

「想、想要……主人的肉棒……姆嗯……用、用力進入……人家……濕淋淋的……小、小穴內……」菲妮含著眼前的慾住，帶著祈求的目光由下往上看。

「看在小老鷹如此努力的份上，今天給妳點不一樣的賞賜吧。」曇拿出保險套示意菲妮套上，菲妮接過後，替曇分身套上保險套時，發現這套子似乎與平常不一樣。仔細一看，上頭還有無數細小凸點顆粒附著在上頭。

「看樣子已經注意到了。」曇笑著看菲妮那更加紅潤的臉蛋，將人拉到眼前，將她身上僅存的短裙與內褲脫去：「比起幻想進入是什麼樣的滋味，不如親身體驗不是嗎？」

——被發現了！

菲妮紅著臉，曇總是精確地說出她的想法，她就有這麼好看透嗎！

她主動伸指將身下的肉辦撥開，露出裡頭的粉嫩，對著已上好套的慾望緩緩坐下。曇則是不厭其煩地欣賞菲妮乖順主動渴求、在他身上起舞取悅他的模樣。

「哈……哈啊♥」菲妮張著嘴，吐出的氣息是如此情色。她知道現在如果停下來的話，曇又會說自己顧著自己享受，她已經學會主動在他身上扭腰擺臀，得讓主人覺得舒服才可以。

「感覺如何？」曇撥開那遮擋菲妮臉龐的金髮，對那充滿情意的眼神更甚滿意。雖說是藉著身為感染者的體液激發體內的情慾，使菲妮遠比「記憶中」更來得嬌媚，但他更喜歡現在的菲妮。

「唔……套、套子上的顆粒……明明那麼小……」菲妮環抱著曇的身體，柔軟的乳肉夾在兩人中間，隨著菲妮上上下下的移動，雙乳也跟著被擠壓變形。她能夠明確感覺到那細小顆粒的觸感，僅僅只是增加那小小的突起，就令她的身體振奮。

「喜歡就值了這個獎賞呢。」曇將菲妮撲倒在床上，開始用力的擊入菲妮的體內，如同她先前懇求的願望那樣。

「啊啊♥...謝、謝謝主人的賞賜.....♥」菲妮的聲音是如此淫蕩，難以想像初乍來這時，那頑強的抗拒模樣。她的雙腿夾在曇的腰上，迎合不斷進入的粗大，淫穢的水漬聲滋滋作響。

「別那麼快道謝.....夜晚可有得妳玩的.....」壓在菲妮身上，來來回回餵飽著飢渴的小寵物，幾綹頭髮微微垂落，貼在曇的額頭上，模樣意外的性感，讓菲妮心神著迷，忍不住輕拂曇的臉龐。

「嗯哈.....喜歡.....」有些錯亂的菲妮脫口而出，看那迷茫的模樣，曇帶著笑意壓低身子，湊到菲妮耳邊：「妳喜歡的是被人上.....還是.....跟這個軀體呢？」

頓時，菲妮雙眸睜大，看著曇。

「主人.....果然你很壞呢.....」菲妮同樣笑了，那笑容卻有些悲傷。

,.♥,. To be continued...,.♥,.